

蘭駢館日記  
光緒十七年辛卯五

澗

于

日

記

蘭軒館日記

光緒十七年辛卯正月丙寅朔陰

與先輩論詩薄暮閱山谷詩一卷

初二日晴

過晦若略話伯平來談

初三日晴

理管子注業上所聚皆周秦兩漢之書頗有古意

初四日晴

治筦子餘暇讀詩盡山谷一卷



國策謂張儀破從為衡趙割河間韓劾宜陽魏劾河外燕割常山

主尾五成齊獻魚鹽之地三百惟楚僅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其時

屈原陳止之辭雖不見然儀固有可畏忌也君子觀於此而歎於

廷之上何可一日無人哉

初五日晴

合肥生日賀客如雲余獨與內人談詩竟夕

僧詩忌蔬筍氣女子之詩亦忌脂粉氣選詩於婦人任存班婕妤

怨詩曹大家東征賦玉臺新詠所錄頗多則皆冷詞麗句身所

以選列朝詩者雖例錄明英率皆靡之不振所謂侍麗不足珍

也余戊子冬為內人止論閣秀詩十餘絕題具古今流別試  
以毛詩及三家合考之則三百篇中婦人之作居多安之當  
以穆如清風雅人深政為至固不宜風殘月作姬之先女謬之必  
努力作校有類武夫儉文之習也

初六日晴

寄再同書

穎裕如有權  
弁入都也

管子曰商賈在朝則實財于流庸子曰賈精於市不可以為市師此賈  
千古名言周禮司市以下大夫為之惟禁偽去詐乃用賈民誠以賈人三心  
計以之謀國勢必利競錐刀以之便私勢必廣通賄賂政不得不示以

辛卯上

二 豐潤張氏瀾

箱制量錯說言今法律賤商人商人貴富矣尊農夫也農夫已貧  
賤矣誰極悚切而其意則在入粟縣官拜爵除罪試則此拜爵  
者為富商乎為慮農乎試以此除罪者為奸商乎為賤農乎以  
入粟故粟價踊貴無如商買之力能積貯倍息以取之農之所利  
甚微而商之所利甚大國之所得甚少而商之所得甚多於是向  
之富商均轉為貴商而之奸商均為豪商則至桑宏羊以貴人子  
為御史大夫實以言階之厲也核以管首之言則本獨不宜貴在  
列並不宜畀以市權杜漸防微可謂深切著明洞見癥結也或曰  
中外通商較之天下也必採務本抑末之說商人串通外國不益

為中國漏卮乎曰以賢士大夫主之以良善商人輔之必昇奸商以市  
即之權其漏卮更甚耳有識者當正憐然

初七日晴

康成之學頗厄於晉王韓之易枚氏之書晉為王肅之甥故論詩  
禮亦多主肅而難鄭其不絕如綫矣而卒不能盡發則其體  
大思精固非小儒所能望也嗟乎何是之集解出而漢儒論語無  
全書杜預之左傳出而賈服舊注無全書范甯之穀梁出而五家  
穀梁無全書何幼公三公羊學竟能傳留至今亦云幸矣晉書儒  
林傳最無史法范平未嘗傳注取以冠首杜衷止於高行亦列姓名

辛卯上

三 豐潤張氏湖



至開國之始道江以來學派異同儒術升降茫茫不得其緒殊可怪

也鄙見當割韓伯傳入之以明易派而補頽夸於後晉楊州刺史又有周補

枚蹟傳而取謝沈為卷十孔晁晉五經博士為書伊說撰義疏以也晚出尚

書變更之故詩則江熙毛詩二卷孫毓毛詩異同評陳阮徐州從事楊文

毛詩辨異五卷杜預即不能入儒林當與劉寔敘莊傳左氏之後若乃

範殿與范堅固宜與孫毓左既葉采也王愆期高龍汪滔三公

羊張靖徐乾之穀梁不宜見遺范甯當入與徐郭璞注亦雅

並有毛詩拾遺不當與葛洪並傳等諸方復于寶有周宏世及

駁難亦不當與王愆等並傳東在史家至於三禮穿明以及論終考

經之類二宜擇要存之方与史漢例合惜梁少等未能詳審也

初八日晴

伯平辭回大名

晉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

尚書孔氏毛詩鄭氏用官礼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者

經鄭氏博士各入凡九人其後禮公羊穀梁及鄭易俱省不置

崧以為不可請鄭易鄭儀禮公羊穀梁均立博士禮穀梁庸淺

不足立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以南朝廢鄭易之漸公

羊穀梁又不知當立何家史之疏也其時孔傳杜注已立博士而鄭



版並存猶可藉攷漢儒流派奈何漸就湮沒使晚出之古文雜陳之

武庫盡援經生之席或典予以清談為事於經義本在而略故格

雖劉勰言之而當車藉端未關于國今文遭巫蠱者非確三任博

士无王駁者可嘆特以此為聖經家一概

葛洪著喪服交際一卷以當与環濟不孝之要略孔衍相廣陵之山禮

並列禮家不特質循蔡謨也乃洪傳但言其抄五經文漢餘皆鋪

張其得仙之迹正史乃亦小說多怪也

初九日陰

偶論明永樂時政事合肥以成祖為高麗妃所生菊耦云高皇后所

生余曰皆有據朱竹垞南京太常寺志跋云海甯談遠孺木館膠

州高閣老宏圖家借政冊府書從觀因成國權一部撤遺為棗

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為高麗碩妃所出而懿

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所生也問者爭以為較史局初設嘗

實者想裁前輩總裁謂宜依實錄之舊今觀天啟三年南

京太常志中後高帝后位石生子妃五人石碩妃一人事之徵信實錄

史臣曲筆不呈從也長陵上闕下書及宣滿臣氏曰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嫡子宜禁故掩而述及露矣是竹垞之意以成

祖為碩妃所產也志中十卷嘉其說若霖編

初十日陰

楚國先賢傳孫儻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  
 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元禮之門謂之登龍其婦  
 亦謂之乘龍真若子猶龍之裔矣按東漢好以名稱相標榜  
 其稱龍者若苗氏八龍及管甯等龍頭龍腹龍尾之類  
 至武侯卧龍而龍德備矣其餘波若中散六稱卧龍王  
 濬乃水中龍皆月旦之餘習也桓少君挽鹿車為佳話其後  
 又有孫季乘龍繼之惜少君云云不詳其名不知与桓榮為  
 同宗否耳何桓氏之多佳婿賢女也



十一日晴

得再回復書長圖桂林書

初九日論成祖事更以實錄攷之榆木川當年六十五當生於元至正

二十年庚子時太祖為吳公之五年其時安得有高麗妃據太常

志左列生於妃五人右碩妃一人則碩妃未生子可知且成祖即養於高

后不追崇所生然不應列所生於生於妃五人之下其為野史傳謬無疑

要之成祖之為篡立雖存于慈孫無從掩蓋不係乎所生之為

嫡為庶也竹溪知辨建文後亡諸臣之偽而後以竊之南志始

終不滿於永樂身

十二日精

北史儒林傳南北所為章句互有不同江左則易王輔嗣書孔安國左傳

杜元凱河洛左傳服子慎書易則鄭康成詩則並注毛公禮則同遵

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終始要會殊

殊方同致矣孔冲遠冀州名曹舊書稱其允明左氏傳鄭氏

尚書王氏易乃所定五經正義皆宗南學而背北學即其服習

鄭氏為書之故亦並棄之何也其序易正義曰西都則有丁孟京

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

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

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為虛名義多浮誕斯乃義涉

於釋氏非為教於孔明既背其本又連於注云之夫去西京相傳之

正脈而孤守輔嗣老莊說易之旁門乃以虛名浮誕跡過在商

疏真源濁而欲流深本柱而承影直矣書之宗孔其壞河朔舊

風者始於二劉焯焯孔疏雖光伯士元並激實陰祖士元述義而

於鄭氏景若弁髦尤為反身狀科左疏深譏漢儒以為雜取公

羊穀梁以杜專左釋任為甲雖不以劉氏規杜為然實仍勦襲

舊疏一味為武庫倭友而已然則孔氏實以此字之則牆絕漢儒

之流派不得以符禮二疏之善掩其巨謬也



十三日晴

左傳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正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杜注  
 為周公臣史記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  
 則善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蔡以  
 奉蔡叔之祀小司馬校尚書元任魯之文又謂魯僉居魯在七年致  
 政之後疑史無所據孔穎達正義以史為誤錢官詹史記改異梁  
 曜北史志疑已糾正之無論史記所述本出左氏絕非無所據依即  
 以為書論于長補注文又從孔氏明故孰晚出之尚書而置疑於史  
 記此以唐律定漢獄者也杜氏既有左癖乃不能引史證左殊為率

西惜服賈之注久亡耳

十四日陰

左昭二十九年使獻龍輔於齊侯杜注龍輔玉名正義周禮使澤國用龍

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謂以函龍或以節謂鑄金為龍以玉

為函輔或以龍節謂之龍輔也獻函不獻節故直云獻龍輔也卿云或

龍節之玉函耳案說文云龍禮旱玉也為龍文又玉人云上用龍故云龍

輔玉名蓋用此意余案周禮疏云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公衍羔裘使

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而以別也是唐初所見杜

注必有所以輔龍節五字故賈引以疏杜子春之說孔復引杜子春說

元凱否則但引說文及玉人五矣何必糾纏杜于春龍節上注哉

十五日陰晴相間

漢以望祀太一從昏時到明以夜游觀燈所自始蓋元宵詩殆無用太一者矣況沈忘源往如是

十六日晴晚陰

聞

慈聖立綺春局昔漢明德后置織室於濯龍中數往來臨視冀聖懷遠儀明德從以修躬桑之典講親前之文

深宮留意蠶織亦治象也豈主之矣 後見邸抄名綺華館